

國學小叢書

八股文小史

盧前著



著者 盧前
主編者 王雲五

國學
小叢書

八股文小史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弁言

始余謁義甯陳伯嚴先生，歸安朱古微先生於海上。兩先生自言少時治舉業，嘗揣摩先太史石
壽山房制藝，以爲咸同大家無有逾於此者也。因問余亦嘗致力此道否？余慚悚無以對。余生於光緒
乙巳，時科舉久停，策論已廢，無論八股文矣。惟在家塾，業師嘗授以破承之法，以爲戲，顧仍茫然於謀
篇也。民國十八年，與吾師長洲吳瞿安先生都講光華大學，寢食相共，師每於酒闌，爲話瑣闌舊事，亦
曾教余以作法，偶拈數語呈政於先生，聊供譴笑之資而已。先生故工於制義者，而詩古文之名，且往
往爲詞曲所掩，況此道耶？雖然，八股文有五百餘年之歷史，在文學史上自應占有相當之地位；治文
學史者，固不能以一時之好惡而竟抹殺之也。昨歲余來暨南，承乏講席，任明清文學一學程，以傳奇
與八股文爲明代文體上兩大創作，既別作戲曲史，復草此七章。八股文經三四十一年之摧殘，在今日
已有文獻不足之歎，是篇聊述大凡，不能詳盡也。近日士夫，漸稍稍注視於此道，知他日必有一部完

備之八股文史。然則，茲編其嚆矢耳。民國二十二年，十月，盧前書於暨南大學。

目次

第一章	帖括經義之變體·····	一
第二章	八股文章之結構·····	九
第三章	正嘉以前之演進·····	二〇
第四章	隆萬以後之作風·····	四〇
第五章	清初八股名作家·····	六三
第六章	八股文體之就衰·····	八二
第七章	關於八股之文獻·····	九五

八股文小史

第一章 帖括經義之變體

八股文，一作八比文，或四書文，或曰制藝。稱之爲時文者，與古文對待言也。考其淵源，有謂出於唐之帖括，有謂出於宋之經義，或云創自王安石，或云昉乎張才叔。要之，爲帖括經義之變體，若具體之八股文，則始於明成化之世。諸家緒論，可考覽焉。

侯康曰：『四書文今謂之帖括，帖括二字始於唐。唐制明經進士二科。以劉思立奏，皆帖經，進士以詩賦取，故但帖一大經及爾雅。明經義取則於九經之中，隨所習而帖之。此外兼帖孝經、論語，其時大學中庸雜在禮記中，孟子亦雜在諸子中，未尊爲經，故但帖論語。尊孟子，自楊綰始。綰於寶應二年上疏言：明經但記帖括，請於所習經取大義，聽諸家之學，每問經十條，對策三道，以孝經、論語、孟子兼

爲一經議卒不行。然是時帖經之法，祇令全寫注疏，無詞意發明；與今舉業絕不類。宋仁宗嘉祐二年，增設明經，試法多如唐制，問義亦及論語。

鄭灝若曰：『四書之文，原于經義，創自荆公。荆公因神宗篤意經學，請興建學校，蘇軾非之。他日又言：學者專意經術，庶幾可以復古。于是改法，罷詩賦帖經墨義。士各占治易、詩、書、周禮、禮記一經，兼論語、孟子。每試四場，初大經，次兼經大義，凡十道。後改論語、孟子義各三道。元祐四年，罷試律義，專立經義、詩賦兩科。皆各試語孟義二道。此則四書文所由昉也。第史只言論孟命題，不及大學、中庸有之，當在南渡以後。』宋史選舉志：朱子常爲私議，欲罷詩賦而分諸經子史，時務之年，諸經以子午卯酉四科試之。皆兼大學、論語、中庸、孟子義一道。議雖未上，天下誦之。元太宗時，耶律楚材請用儒術選士，從之。元史選舉志：九年，詔命朮忽魯、劉中以論及經義，詞賦分三科，考試諸路。仁宗皇慶二年，中書省臣奏科舉事，專立德行明經之科，乃不詔及條目頒行，出題亦用四子書。元史選舉志：考試程式，蒙古色目人，第一場經問五條，大學、論語、孟子、中庸，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。其義理精明，文辭典雅者，爲中選。漢人南人，第一場明經，經疑二問，大學、論語、孟子、中庸，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，復以

己意結之，限三百字以上。後至元統，稍有更益，而其大要，俱仍舊制。」

梁傑曰：『天下之事，惟無所爲而爲者，乃可以不朽。宋王介甫作新法，當時之人，岌岌不可以終日，而爲四書文開其先。乃更數世，歷六七百年而不廢，其所撰諸經新義，列之學官，用之取士，天下靡然皆王氏之學，其力亦鉅矣。南渡禁革，遂罕有過而問者，而四書之文緣之而起，學者舍此幾似無書可讀，創之者非邪？因之者是邪？習之積者不移，利所在者偏重，其初本論體之小變，特專以四書語命題，其源蓋出於唐之帖經墨義，北宋以前，大學、中庸尙在禮記。唐試經義未立，孟子而以禮記爲大經。治諸經者，皆兼孝經、論語，亦有以書語爲論題者，如顏子不貳過論，皆其濫觴也。至代言口氣，八股對仗，雖備於前明，其實南宋楊誠齋汪六安諸人已爲之椎輪，至文文山則居然具體，而文山之文存于世者，或疑贋作，蓋不可得而辨也。』

周以清曰：『制義之興始半山。半山之文體有二：其謹嚴峭勁，附題詮釋，則時文之祖也。其震蕩排奐，獨抒己見，則古文之遺也。宗古文者，流爲周歸，終於金陳。宗時文者，流爲王錢，終於楊艾。四書之文，臨川剏之，而卽始于嘉祐之朝者也。』

劉熙載於所著藝概之卷六經義概云：『宋文鑑載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一篇，隱然以經義爲古文之一體，似乎自亂其例。然宋以前，已有韓昌黎省試顏子不貳過論，可知當經義未著爲令之時，此等原可命爲古文也。』

黃人文學史明人制藝章，敘制藝之創始，有云：『考論制藝，本應漸自前明，然自俞桐川長城有百二十名家之選，託始於北宋諸公，則不得竟置大輅椎輪於不問。俞桐川謂制義創自王安石，方望溪則謂制義昉於吳才叔（前案：吳應是張字之誤。）皆北宋人也。今考吳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一篇，見呂東萊所編宋文鑑，而俞桐川所錄王荊公文數篇，則不知所據何本。蓋荊公創立制義，原與論體相仿，不過以經言命題，令天下之文體出於正，且爲法較嚴耳。然當時對仗不必整，證喻不必廢；侵下文不必忌；至後人踵事增華，文愈工而體愈降，法愈密而理愈疏。而俞氏又以禁侵下文爲是，工對仗廢證喻爲非；強生分別，則未見其確也。夫連上犯下，不過科舉格式，不能不遵。試問聖賢立言之初，何嘗有此界限乎？至文之有對仗，則本陰陽奇偶之理，不能偏廢。無論漢晉以來，文人無不講此。卽四書五經中，對偶之句，層見疊出，時代愈近，則其詞愈妍，其勢使然，豈得專繩之制義。且如王荊公浴

乎沂題文中，有「牛山隕淚，朝邑回車」語；楊誠齋至于治國家題文中，有「日轉棠陰，風清榆塞」語；當時初體，又何嘗不工於對仗乎？若文之用證喻，則亦周秦以前卽有之。但既嚴格律，自不能不稍擇雅馴，必如王荊公作知者動仁者靜題文云：「譬有二賈，一則既富，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」等語，則豈得謂之與題義相比附哉！又引四勿齋隨筆云：『俞桐川所錄百二十名家，於有宋存七家：一爲王半山，安石，一爲蘇穎濱，轍，皆在嘉祐朝。一爲楊誠齋，萬里，在紹興朝。一爲陸象山，九淵，在乾道朝。一爲陳君舉，傅良，在淳熙朝。一爲汪六安，立信，一爲文文山，天祥，皆在淳祐朝，大約亦就所見而甄錄之。卽如朱良矩所錄張才叔、姚孝甯、吳師孟、張孝四家文，凡十餘篇，俞錄皆未之及，而俞錄所存七家之文，又不言所出何書。故紀文達、昀頗疑之。於編纂四庫全書總目中，微露其意；然學者自爲論文起見，但取其初體具在，足資考論，固不必別事深求也。』

前案：宋人經義之絕似後來八股文者，亦自有其例。如陳止齋保民而王題文中，有一節云：

『論成湯之王者，不觀於萬邦咸懷之日；而觀於子惠窮困之初。論文王之王者，不觀於三分有二之時；而觀於不侮鰥寡之始。』

文文山事君能致其身題文中有一節云：

『不爲不忘溝壑之志士，則爲不忘喪元之勇夫；不爲殺身成仁之仁人，則爲舍身取義之義士。』
文體變遷之跡，於焉可見；述八股文而推源於經義，亦疏通知遠之義也。顧八股文爲學所賤已久，科舉廢後以至於今，垂四十年，此體棄置，已無人道；惟自通識觀之，蓋不平之甚者也。造文學史者，故應還其應得之地位。往在成都，亡友雙流劉鑑泉咸炘示所作四書文論，最爲知言。其通論部分，至精覈，可作八股文之價值論觀。其言曰：『制藝者，諸文之一也。亦本出於心，亦自成其體，固與諸文無異。不知其不能等觀者，安在？謂其體下耶？文各有體，本無高下，高下者，分別相對之權詞耳。爲古文者斥下時文，恐亂其體可也；而時文不以是賤也。彼爲古詩者，固斥下律詩；爲律詩者，固斥下詞；爲詞者，固斥下曲。律詩、詞、曲，豈以是賤哉？謂其爲干祿耶？彼唐之律詩，律賦，判詞；宋之經義，論策，四六，孰非干祿之具？今論策盛傳於異代，律詩，判詞，皆編在別集；律賦且有總集；韓退之之試論，在昌黎集；張才叔之經義，入宋文鑑；曲劇，平話，今皆有專家考論，列於文學之林。而獨於制藝，則掩鼻過之，是得爲平乎？焦里堂循時文說曰：「御寬平而有奧思，處恆庸而生危論，於諸子爲近。然諸子之說根於己，時文之意根

於題，實於六藝九流詩賦之外，別具一格。」余嘗謂學者所輕賤之技，而實爲造微之學者有三：曰奕，曰詞曲，曰時文。江國霖制義叢話序曰：「制藝指事類策，談理似論，取材如賦之博，持律如詩之嚴。」二論皆非過譽。制藝之足爲知言論世之資，固同於策論齊於詩詞，其尤且足上擬諸子，遠非律詩律賦，四六之所能及。今反謂爲不足與於立言之倫，豈爲平乎？謂不足與於立言者，莫刻於龔自珍「不自言，而代他人言」之說。其說實非也。章實齋先生葉鶴塗文集序曰：「二十年來，舉及時藝，輒鄙棄之爲不足道矣。夫萬物之情，各有其至；苟有得於意之所謂誠然而不爲世俗毀譽所入，則學問文章，無今無古，皆立言者所不廢也。」此論可謂明且清矣。言之有物與否，固不在於體製。子部不少剽竊之作，制詔亦有誠懇之言，策論自抒其意而鈔纂盛行，曲劇止如其事而襟抱可見；況四書文題狹而詞長，引伸推擴，何非己意耶？明世此道名家論文緒言，罔不崇尚自得。王守溪鑒謂：「作文須先打掃心地潔淨。」唐荊川順之謂：「作文要真精神透露，肯說理，肯用意，必是真實舉子。」瞿昆湖景淳謂：「作文須從心苗中流出。」吳因之默謂：「著一分詞，便揜一分意。意到時，只須直寫胸臆家常話兒，儘是精光閃爍。」因之作文不看時藝，不尋講章，咀味白文，移晷始成一藝。」陶石簣望齡謂：「自

胸臆中洵寫出者爲好。」凡此諸說，如出一口。又王龍溪畿謂：「作文如寫家書，句句道實事，自有條理。」陶石簣言：「作文正如人勸事耳。敏口者能言，其甚敏者能省言而無費。」此二論尤爲精到。自漢以來，文家驚於派別格律，而忽於本質。詞華盛而論理衰，使文不能達意而遠於實用，乃爲西洋邏輯所乘。其能存論理者，獨制藝家耳。若此諸論，不可謂非名言實訓也。此豈猶可謂爲不足立言耶？顧涇陽憲成曰：「唐瞿之文，中行也。我之文，狂也。陳篤塘儲樊桐之文，狷也。」梁贊圖曰：「言者心之聲，古今詩文往往能自肖其人。制義則言之尤暢，如徐文長作今之矜也忿戾文，直是自作小傳。」俞桐川長城曰：「忠臣之文多發越，孝子之文多深沈。」此皆可以知言之明證。桐川又謂：「陳白沙爲一世儒宗，吾疑其文必方整嚴肅，凜不可犯；及誦其集，乃瀟灑有度，顧盼生姿。」此自桐川之疏耳。白沙學風之異於朱派，正以瀟灑耳。文且可以見學風如此。」

是以治八股文者，不獨須諳其體製；因其內容，且可知當時之學術，非特爲文學史料已也。昔章學誠嘗欲彙輯名選佳刻，博采前輩評論故事，仿詩品文心及唐宋詩話之意，自爲一書，以存其家學，竟未能成，抑可惜也。

第二章 八股文章之結構

「八股文」名者，以異於他種之文體也。欲窮八股文之源流，必先陳述八股文之結構；明其格式，附以法則，從而論其歷史可也。論格式應首了解其術語，姑以最習見者言之如次：

首「破題」 以二句破開題字或題意，故名。使不將題字破開，是謂「罵題」。縱題目繁重，或數句數扇，或一章數章，總以二句渾括全題。

次「承題」 或四句，或五句，將破題之意，引申言之，俾使其曉暢。

次「起講」 亦曰「小講」，不拘十數句或數句，要分起承轉合。亦有用反開合者，其法甚多。如反起正收，正起反收之類。老手不拘於起承轉合，以散行渾寫題意，惟須將題理、題神、渾括包舉。

次「領題」 或一二句，或四五句，從上文領到本題。如無上文則虛虛叫起本題亦可。如題目繁重，而仍有下文者，應從上文串到本題末句，或明點末句之字，或虛籠末句之義，以清題界，仍宜落到題前。

次「題比」亦曰起比，或四五句，或八九句均可。總就題前著筆，以留中後比地步，兩比字句要相同。

次「出題」比領題進一步，可將全題點出，或仍不點出，留在中比後方全出者。

次「中比」長短無定式，兩比字句要相同。或不寫正意，而仍以他義翻騰者，如是則後比應發揮正義。如在中比發揮正義者，則後比應推闡題後之義。如出題未將全題點出者，則中比下仍有出題，將題全行點出。如提比下出題已將全題點出者，則此處不用再出題矣。

次「後比」長短無定式，大約中比長則後比短，中比短則後比長。兩比之字句亦應相同。

次「束比」前六比意有未盡，再以兩比收束。字句亦要相同，宜短不宜長。此八股文之正格也，然亦多不用束比，僅作六比者。

次「落下」落到題之下文也。如題無下文者，或推闡餘波，或加以結束，無落下亦可。領題，出題，落下，多作散行，不一定用偶句。

八股文者雖以八比爲式，而亦有六比，十比，十二比，十四比，十六比，十八比，以至二十比者。比數

之多，當有先後層次，各別意義，方免疊床架屋之弊。亦有雙扇題作兩大比者，三扇題作三大比者，惟破承起講，領題落下，仍照式。如遇四扇五扇題，倘亦作四大比，五大比，便覺板滯不佳，故無四大比五大比之文，宜總做爲有力量。但文無定格，間有單句題，亦作兩大比，每比各樹一意。如兩大比，一橫說，一豎說。三大比，一說過去，一說現在，一說將來之類。

滁縣章中如先生敘清代科舉制度，其下篇頗及八股文之作法，自述經驗，言簡而賅。今茲所舉，略取其說而已。仍以例明其結構。

〔題〕不患無位，患所以立，不患莫己知，求爲可知也。

〔作者〕錢志鵬（明末天崇間人。）

『論文於名位之情，欲其思爲可就焉。（此爲破題）』

夫患無位，患莫知，未爲失也。因所患而責立與可知之實，君子正不以彼易此耳。（此爲承題）
且人欲表見於天下，則必思天下責我之厚，與我副天下之難。夫其厚責者，皆我所必不可辭，而其難副者，又皆天下所必不肯恕。使分量不足以相酬，則自爲表見之處，適自爲沮喪而已矣。（此爲

起講

彼夫名位二者，君子之道待以行，待以傳者也。惟吾道因名位以爲功，斯名位益恃吾道以爲重。

（此爲領題）

是故大儒窮通顯晦，至集四海之耳目，羣相傾注，而未始有震物之嫌。

乃衰世之鄉黨朝廷，至挾三代之詩書，出以應求，而不免有撫躬之疚。（此爲兩提比）

然則無位何患哉？患所以立焉耳。人國有事而後有官，其欲得者敬事之臣，非居官之臣也。無論寵利難忘，懼失正直立朝之本，凡此時艱所屬，得毋優於細務，而重任其將顛覆乎？試爲置身負乘之時，君悔授政之輕，臣歎薦賢之誤，恥尙可贖耶？蚤夜以思，或翻幸弓旌之未逮耳。

然則莫已知何患哉？求爲可知焉耳。公論有榮而亦有辱，其可畏者榮我之人，卽辱我之人也。無論幽獨易欺，懼蹈聲聞過情之恥，卽或細行所飭，得毋悅於凡衆，而聖賢其猶擯棄乎？試爲設計敗名之日，父母隕其家聲，朋友傷其同道，身尙安容耶？蚤夜以思，應轉慮游揚之過盛耳。（此爲兩中比，每比以起首二句出題，故未另作出題。）